

[第八卷]

# 无梦谷

叶文玲 著

叶文玲  
文集

美是文学的生命

叶文玲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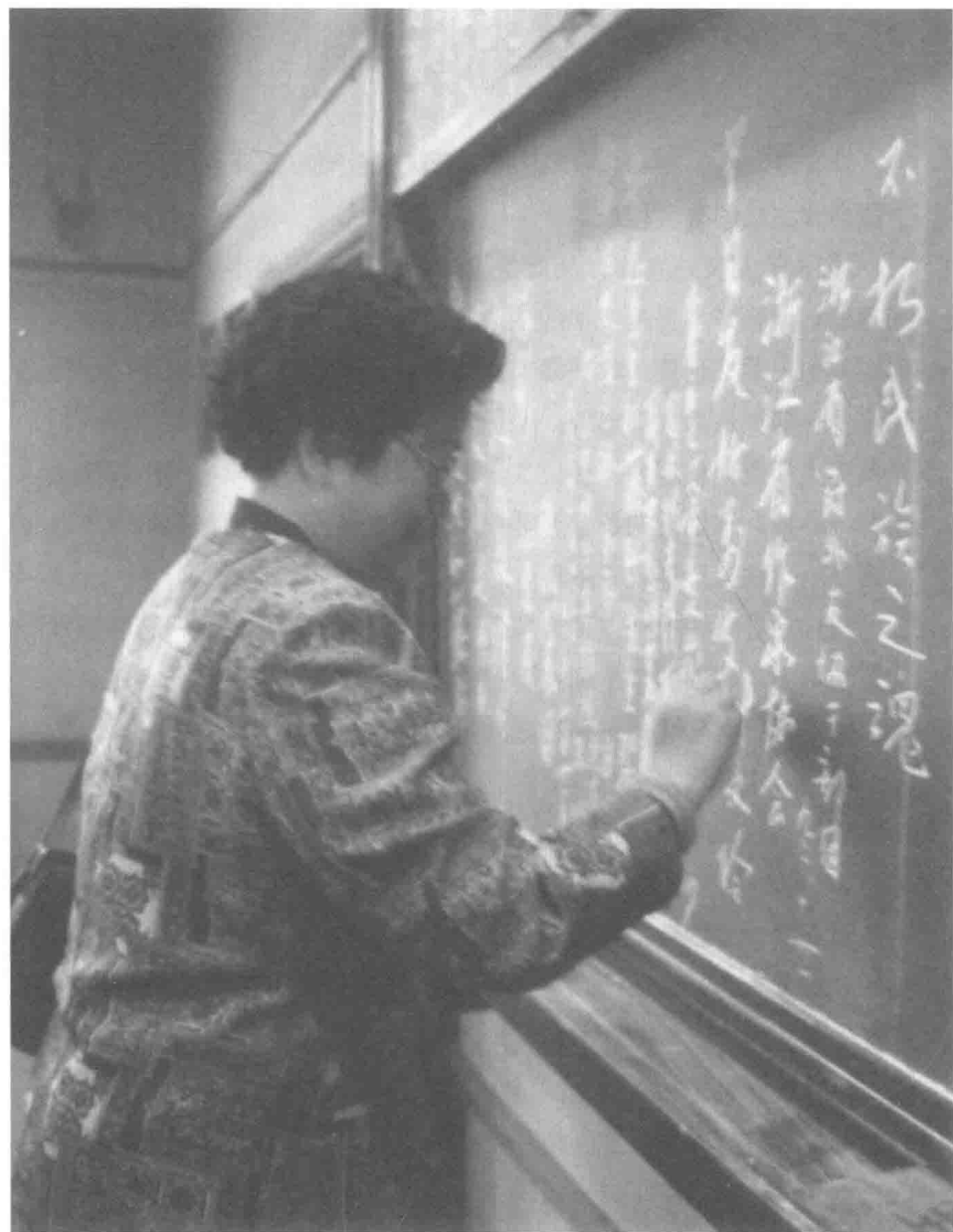
〔第八卷〕

# 无梦谷

叶文玲 著

作家出版社





## 叶文玲简介

叶文玲，女，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

1958年发表处女作，从此走上文坛，后以短篇小说《心香》名闻遐迩。她恪守“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宗旨，孜孜于真善美的追求，同时致力于散文创作，收获颇丰。至今已有一千多万字共五十二本作品集及一部十六卷文集出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尽人生》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秋瑾》、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小说集有《心香》《浪漫的黄昏》等；散文集有《灵魂的伊甸园》《永远的诱惑》《枕上诗篇》等多种。

其作品曾获海内外多种奖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及数十种省部级奖项等等。

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曾为第六、七、八、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委员）。

因其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被聘为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等大学的兼职教授。1999年，叶文玲捐赠稿费，在浙大设立“新叶文学奖”。

为表彰叶文玲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台州市在台州市图书馆内专门辟有“叶文玲文学馆”；她的家乡——玉环县楚门镇，也专门设立了“文玲书院”。

命运之神安排了生活中的一切，

却偏偏不给人们剩下一个『假如』。

人生不可无梦，也不可长梦不醒！

——题记无梦谷长篇小说

## 目 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3
第三章 .....	030
第四章 .....	048
第五章 .....	072
第六章 .....	087
第七章 .....	103
第八章 .....	141
第九章 .....	159
第十章 .....	179
第十一章 .....	198
第十二章 .....	226
第十三章 .....	240
第十四章 .....	255
第十五章 .....	266

第十六章	276
第十七章	305
第十八章	317
第十九章	328
第二十章	339
第二十一章	347
第二十二章	356
第二十三章	395
第二十四章	410
第二十五章	428
第二十六章	443
第二十七章	459
第二十八章	474
第二十九章	487
第三十章	500
跋	510



## 第一章

不管你是否相信，不管你是否愿意，要发生的事就会发生。

事态好像就从这里起始，从这一串眼泪起始。

女人流泪是由于软弱。那么，男人呢？

楚汉断断没有料到，他与鲁越之间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他们两人会有这样的话。

一个星期前，他突然收到鲁越来信，那封连称呼连惯例的问好也没有的信，字迹潦草得厉害。

“这些日子，我的脑子里总是跳动着普希金的那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但我无法不忧愁，不悲伤。楚汉，你在E市那几天，我没有掩饰心里的不快，可惜你来去匆匆，我们竟没能好好谈一谈。”

“人的确有第六感官。日本电影《绝唱》中，病危的小雪听到了她长途跋涉的爱人正在向她走来，而我的感官告诉我：她，正在离我而去……”

“夫妻间相对无言与激烈争吵相比，你以为哪种情况更亲近些？”

“人的心是勉强不得的，的确如此。我们几十年的经历，难道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吗？”

“我心情坏极了，真想马上跑来找你！……”

现在，鲁越来了。

黎明的薄暗中，一米八的汉子垂着头，像块铸走了样的铁疙瘩，蹶在候车室一角的铁脚长椅上。

他垂着头，断断续续地诉说，语不连贯，声音低沉，神情凄惶。

“……不说，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你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撑，除了你，我还能同谁说呢？同谁说呢？”一声近似呜咽的叹息，从他嘴里进了出来，“楚汉，我真没想到！……”

犹如乱箭穿心的“没想到”到底先由鲁越说出来了。

一团酸涩猛地堵上了楚汉的喉头，他拼命将它和泪花一起吞咽回去。

鲁越没能忍住。一串大而又亮的泪珠，随着呜咽，沿着他那黝黑而胡楂粗硬的脸颊滚落下来，一颗一颗，碎玻璃粒似的，砸在那双同样黝黑而粗硬的拳头上。

楚汉觉得，那眼泪一颗一颗，全砸在自己的心头。

他垂下眼睛偏过头，他实在不忍看见这串男子汉的滚滚热泪，自己忍了多时的泪花，却夺眶而出。

他颤着手指，“刺”的一声，又划着火柴点了一根烟。

有生以来，他和他是第一次这样流泪，即便在最沉重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他们又何曾这样相对而泣？

女人流泪是由于软弱。那么，男人呢？

这应该问润润！应该教她来看一看，教她亲眼看看这情景！……楚汉恼怒地想，焦躁和愤恨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你的心胸。

不，润润来看了又怎么样？她得知了又怎么样？咳，女人，女人永远无法体会男子的痛苦，特别是为她而生的痛苦。

时间在静泣中流过分分秒秒。

总不能在这儿待下去呀！……楚汉又一次叫道：

“鲁越，走吧，我们走吧！”他的声音虽然同样沙哑，却充满了柔情。

鲁越没有动。纷落的泪珠已在他的脸上凝固了。他呆呆盯住不远处的地面，高大而微佝的身子仿佛石化了一般，和这铁脚木椅铸在了一起。

这间新扩建的候车室，十分清冷宽敞。黎明车次极少，旅客稀落，即便间或进出几人，也都笼袖缩颈地匆匆来去，谁也不注意待在角落里的这两个男子。

呜！……远处又一次传来汽笛的鸣叫，接着便是车轮与铁轨的越来越沉重的撞击声。

是货车，也不在这个站停靠。

总不能老在这儿待下去啊！楚汉焦躁起来，再次去摇鲁越的肩膀。

“走吧，鲁越，家，家去吧！”他柔声劝说，想到了一个最能打动对方的情由。“苻贤芬不在，她带孩子回娘家了，正好，我们可以安安生生一起待，待两天，”

“不，我不去了。”鲁越答，“我要趁下一班车回去，下午我还有课呢！”

有课？你这模样能上课堂？楚汉在心里叫道。但他没说，他不能教鲁越误以为是在责备他。

该责备的不是鲁越。

“那，鲁越，你，你刚才到底是哪、哪趟车到的？天多，多冷！出门也不多穿件……”楚汉又把话咽住了。他还是不能教他有丁点儿受责备的感觉。是的，失魂落魄的人，哪有心思衣着？他完全想得见鲁越这次来奔的张皇情景。

“大概是……”鲁越含糊地说了那趟车次，“一下车，我就先给你们学校总机挂电话，总机不肯转，到刚才，才又挂通……唔，到的时候是十一点五十分……”昨夜十一点五十分？现在是早晨五点二十分！这么说，鲁越自个儿冷冷清清地在这里等他等了整整五个半钟头，冻了整整一夜！

楚汉的心又一阵紧缩。忧虑和焦躁再次化为深深的恼怒齐集心头，他不由得咬了咬腮帮骨，暗暗想：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润，你得知道你的罪孽！

“这么说，你一定不肯去家了？”

“不去。”

“可回E市最早的车是七点三刻，还有两个多小时呢！”楚汉说，“至少你得跟我去吃，吃点东西，你一定饿了。”

“我不饿。”

“那么，咱，咱们出去遛一遛吧，我都快站僵了！”

鲁越点点头，直起身来。从刚才见面到现在，他第一次顺从了楚汉的建议。楚汉上前一步，撩起了棉门帘。

嗨，寒风尚未停刮，薄雪已经满地。

朔风紧吹，细碎的雪花，有一阵没一阵的飘洒。四周的人景笼在这迷茫的雪雾中，远山近水，混沌模糊。

空气奇冷。车站附近的这条傍河小路出奇的静谧，横七竖八的枯草，凛凛地矗在结了薄冰的河面上，很似一幅意境凄怆而旷远的铁画。

他们来回踱着。

鲁越几次犹豫，他想直话明说：连着两个多月，她连碰也不让我碰一

下！……但他实在羞于出口，夫妻间的这种事，最难对人言诉，哪怕对至亲的楚汉。

“楚汉，前年你到E市时，咱们一块看了场《大篷车》，记得吧？那个吉普赛女郎密莎，为了成全她的爱人去死，可我，不，我没有那么高尚，相反，我赞颂基度山伯爵——爱德蒙！我鲁越，毕竟是山东人！”

鲁越说完，深深吸进几口清凉的空气，觉得心里好多了。哦，更主要的是，和楚汉在一起！

楚汉丢出了又一根烟蒂，伸手再摸口袋里的烟壳，空了。

刚才，闻讯匆匆奔到车站见鲁越时，他揣的是一盒未启封的烟，短时间内，一根接一根地抽完了这盒烟，现在，只觉口腔焦苦异常。

但更焦苦的是这颗心……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润润！……他再次发狠地想。终有一日，你会后悔，你会……他再次用力干咳几声，说：

“鲁越，你应该明确地告诉我，哦，你刚才说的这一切小事只是现象，只是感觉，你就照，照直说吧，你是不是确实肯定润润已经爱上了别人？告诉我！”

鲁越没有吱声，但是，一双躲过楚汉直视前方的眼睛里，分明有着明白的答案。

“说明确点，鲁越，他是谁？”

鲁越垂下眼帘，咬住嘴唇。这一回，是楚汉朝他直视了，楚汉那炯炯直视的眼睛，使他闭不住自己的嘴。

“……！”

楚汉目瞪口呆。

他不相信。这个名字太响亮，眼下，这个名字属于当今文坛最轰动者之列……不，不可能，这不可能！

真不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

“你……用不着这样吃惊，惊，惊怪！”鲁越忽然口吃起来，“楚汉，我没有错怪她，是她自己明明白白写在日记中的……”

“日记？你看她的日记？”

“这？润的日记从来对我不保密。再说，她……”鲁越把“她自己亲口对我说过”这句话咽下了。他改口道：“你何必惊怪？楚汉，你又不是不认得他，他对于你我都不是陌生人……”

是的，不是陌生人，不陌生！楚汉也曾把那个“他”当作最可敬重的朋友，尽管他们不久前才结识。但是，人对人的理解认识，难道能以时间早迟

日子多寡来衡量？润，润，这一切难道是真的？你不该教我隐约的预感成真，你不该教我骤然心理失衡！

“楚汉，我现在什么都跟你说了，”鲁越住了脚步，定定望着楚汉，又嗫嚅起来，“我想，你任，任何人都不会告，告诉，是吧？不要告诉别人……”

楚汉点点头。他想鲁越一定指的是别告诉苻贤芬。

那当然。怎么能告诉她呢？如果苻贤芬能接受这类话题，如果苻贤芬能为他分挑这类痛苦，那就不是苻贤芬了。

“请你不要告诉……童，童浅草！”鲁越咕哝着，低低的声音透着些微局促。

为什么？楚汉睁大了眼睛，在心里惊问一声。鲁越突然提到的这个名字，像火花闪过他的心头，连眼前都为之一亮。每次每次，都是如此。这个无与伦比的名字，总能唤起他这种又温暖又明亮的感觉，可是……

哦，鲁越大概是不好意思，再谦卑的男子汉也有自尊心，何况……

“你忘了？润是最爱向她倾诉心事的，童浅草肯定和她统一战线……”

是这样吗？也许是这样！……楚汉惊疑地想。但是，如果润真的向浅草诉过心事，浅草首先要告诉的难道不该是他吗？他又怎能做到不向童浅草透露？当他的心整个儿浸泡在酸涩的苦海中受煎作疼时，他第一个念头是想告诉浅草，他祈望隔山隔水的她，能及早为他分担这份忧心，当今于世，能为他分忧解愁的唯有她。

他没有点头，他丝毫不愿欺骗朋友。

“也不要告诉润润！”鲁越重重吐出一口气，“不要告诉她我到你这儿来过！”荒唐！楚汉真想骂出来。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分明来求援却还要……你这又倔又蠢的山东佬！

楚汉举起拳头，重重地朝鲁越肩脊一捶，心里却突然轻松了。

看来，事情远非鲁越说的如此的严重，更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许，一切都被这个又憨又倔的山东佬的眼泪和疑虑夸大了。

是的，爱完全能蒙蔽一个人的眼睛，越是浓烈便越糊涂，你这个大鲁啊！……润再怎样也绝不会丧失理智，她绝不会走得很远，只要他楚汉一出马，一切云雾便将消散。

“那你就别，别胡思乱想了，振作起来，我的朋友！你想想，咱们是多少年的朋友啊？二十七年肝胆相照到如今，容，容易吗？”楚汉越发热烈起来，“伙计，你不看看，现在又是什么时候？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刚刚开始，我们走过了炼狱，已经看到了曙色，会改变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停了

停，神清目舒地大声道，“我会对润尽责，我要教她明白这一切，伙计，相信我的话，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情绪激动就口吃的楚汉，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竟然一点不口吃了，这是少有的。

鲁越又喜又疑地点点头。

“咳，如果真像你想的这么容易，便好了……”鲁越的眼睛，露出了孩提般万分信赖的微笑，口气却十分犹疑。是的，还应不应该告诉楚汉那些“细节”呢？

“……楚汉，你不晓得，润这次走，就是故意憋着一口气不让我送的，她是存心摆出一副冷淡破裂的架势……”鲁越咕哝着。

“不不，这些都没有什么，她又不是第一次出门，你别在这些小事上头想得太多，鲁越，你只要记着这一点就是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和，和你站在一起！哦，你看，这是车站。哦，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的人生，是从二十三年前的车站开始的，记得吗？鲁越？”

记得，当然记得。鲁越悒郁地想，干吗还提这一切呢？

“我永远忘不了二十三年前的E市车站，你在那里偷偷接过我，又偷偷送过我，我们最后就在那里分的手！……二十三年前的那天，当我在车窗里一见你挥动一双大手远远朝我奔来时，我所有的苦闷不快，一下消散了大半！哦，我不孤独，我还有朋友，还有你！鲁越，这几十年，我们都是互相支撑着走过来的，光凭这一点，就该永生铭记！”

鲁越不响了。眨巴着发潮的两眼盯着楚汉，心头热浪如涌。

“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虽然润是我的妹妹，但你们之间若有不和，我一定和你站在一起！我要告诫她：不能也不许忘却往事，不管它是多么苦涩！……”

楚汉轻咳两下，低低而有力地重复道：

“是的，我一定要教润和我们一起重温这一章！”

也许，一切该从楚汉头天夜里的梦说起。

楚家兄妹自小多梦，这大概是母亲的遗传。

就在鲁越来找的头天夜里，楚汉又做了个梦，那是一个旧梦，一个在他十二岁时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当然，那事件与眼下的事并不沾边。

梦中唯有一点情景相似，那就是下雪。

不过，那是南方的雪，那雪下得好不温柔缱绻。

缠缠绵绵的雪，下了整整一天，整座宅院银装素裹。因为这雪，渐见残破的墙垣被遮盖了；因为这雪，业已剥蚀的门楣被掩饰了；天上地下，是遮掩了一切的洁白，楚家大院里里外外，是帐幔了一切的缟素。

楚汉隐约记得，院里院外的这般情景，似这般帐天幔地的奇美异常的素白，他只在两岁时得见过，那是在祖父楚向梵丧葬的日子里，那真是一场轰动小镇的大出殡！

不是豪富也并非官宦的楚家，只因曾祖曾经变卖大半家产，创办了全县第一所书院——“海天书院”。这非同小可的善举德行载入了《海天县志》，并深深赢得众家百姓的崇敬。尽管书院几度中辍，书香传家的楚家所歆享的荣光和声名却丝毫未减。祖父楚向梵的葬礼隆重无比、风光异常，那素纬高悬、挽幛如川牵引四乡八岙的送葬，是1938年隆冬的汀桥镇最令人瞩目的浩大场面。当然，那场面最后明晰地剩留在年幼的楚汉记忆中的，便是这遮天盖地的白。

时隔十年，又是这白雪！已经十二岁的楚汉所兴奋的不光是今天这雪，而是明天一早，他将作为得继楚家一脉文心的长子，远行江州就读中学；临别前，正好能在家里完成一个他最热衷的美丽仪式——点“间间亮”。

这天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点“间间亮”，是汀桥镇的又一项美妙的风俗。楚汉专心专意用小刀削着番薯片，这一块块削得圆圆的薯片，只要插一根铁钉，便是很玲珑的烛台。但等黄昏来临，院子前后的天井里，除了那圈线香，四角都将有这插着小红烛的烛台；不光天井，每扇门后，每个房间的角落，甚至厨房的米缸柜橱都一一放置；这些房门、橱门、碟盖，亦都为这美好的祝祈——大敞；那时，不光他们楚家大院，汀桥镇条条长街，家家烛火明亮，而因为下雪，正月十五下了这场难得的好雪，白雪红烛相映照，将会更加美丽非常。

楚汉陶醉在即将到来的仪式中。他用心用意刻削薯片，削得如同模子倒出一般溜圆。为了不被众多的弟弟妹妹打扰，他独自躲在后院小天井柴房的一角做这事。但他猜测，也许不等他做完就被发现，而最能发现他的行踪的，一定是润润。

“哥哥，我可找到你了！”果然是润润！五岁的小润润，从前天得知他要去江州读书起，便乌亮着眼睛从早到晚同他软缠硬磨，缠来磨去，无非教哥哥偷偷带她乘上江州的小火轮，哪怕藏在被卷里、书箱里她也愿意……

穿过雪幕，沿着围墙，润润欢叫着向他奔来。薄薄的雪幕中，只见跳动着鲜红的两朵火焰，那是她的花袄？还是辫梢的蝴蝶结？

楚汉只好走出柴房，还未及应声，突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围墙坍了！后院靠柴房的围墙坍了那么一大片！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时刻……

曾祖盖房筑下的围墙，那道黑瓦覆盖如波起伏揽护着楚家大院的带花窗围墙，不是在台风大作的八月，而是在下雪的正月十五坍塌；虽然是日见倾圮的墙垣，但是，早不坍，晚不塌，偏偏在楚家的长子离家前夕倾塌，这于楚家大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虽然令人千惊万骇，所幸的是，楚汉没受伤，正好沿墙跑来的楚润没有受伤，楚家的人丁，一个都没有伤着。

从此以后，楚家大院再没有点过“间间亮”。

而后的许多时日，而后的许多年月，楚汉但凡一做梦，便常常梦见这儿时情景；伴随着半垛墙垣的突然坍塌，是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响！

也许，这个征兆，对于十年以后的厄运，也是个预示？……

楚汉踉踉跄跄地扑到车厢门口。

一见鲁越那人高马大的身影，他心里陡地一热，疲软的身子就像被狂风吹歪的一捆干柴，差点跌下踏级。

鲁越的两条长胳膊一扬，犹似宽宽展开的安全带，把他连人带行李都接在了怀里。呀，他发觉楚汉的身子烫得像块火炭。“楚汉，你病了？”

“没什么，兴许是感、感冒了。不要紧的，不要紧。”楚汉强提劲头定定神，迷茫地张望四周，喃喃道：“哦，这就是E市了？”

“忙什么，有你看的时候呢！瞧您，都烧成红眼睛阿义了！哪，东西统统给我，扶着我肩膀，我们到车站门口叫辆三轮车。”

“不，不用，我能走，能！……”楚汉望着四周，怅然喟叹。哦，E市原来是这般模样！迢迢千里，茫茫中原，和山清水秀的家乡，和他刚刚离开的大上海，怎么能比呢？

他挪着步，两腿飘飘，如踩棉絮一般绵软。

鲁越将站台票叼在嘴里，左胳膊挟着他的被卷，右手抓着他的断了提把的网篮，大步咚咚地走到出站口，又跑步回来接应他。

“不，鲁越，我能走。”楚汉不想教他搀扶。鲁越能来接他，这就千好万



好，他定是偷偷来的，你瞧，那三位与鲁越一起先行来此的老兄，不就不见影吗？

“鲁越，你们住哪里？人事局招待所？不远？那太好了！”

楚汉心里升起更多的暖意。也许，离开了D大倒好，选择来北方真是上策……在心头罩了一路的阴霾，慢慢消散。

只是，他病了，一到陌生地就病倒，这多糟糕！

鲁越还是搀着他慢走慢行，一边问：

“怎么搞的，楚汉，你怎么挨到今天才来？”

“是他们给，给定的时间车次嘛！”楚汉闪出一丝苦笑，“说是上边有规定我不能跟你们一道走。”

“什么上边规定？还不都是郑攀这家伙搞的鬼！”鲁越火气冲天地骂了一句。

楚汉没有应声，心想：你还不知道走前的那一幕呢！……但他没有力气讲。只盼快快到住地，快快躺下来。在挤挤攘攘的硬座上挺了二十七个小时，他全身的骨架都快散了，每一块肌肉、关节，都火烧火燎地痛。

“我们先来了也是白等着，妈的，还不知道等到哪天才有消息呢！”鲁越还在骂骂咧咧，“楚汉，阿梅向你致意，他不敢和我一块来车站，可电报是他接的，早上偷偷塞到我手里，还怕老韦和小姬看见，他说请你谅解……”

楚汉苦笑一下，点点头。他当然谅解。是的，再不是被同学前簇后拥的日子了，自划了那“一杠”开始，一切的一切，都将今非昔比。

“那两位一早出去逛街了，阿梅可能还在蒙头睡大觉。”鲁越絮絮地说，“喂，伙计，这E市什么都不怎么样，唯有一点可取！”他的两眼闪起光来。

“什么？”

“馒头！馒头！”鲁越两眼闪闪，“招待所食堂的大馒头，虽然没有咱学校的面白，可是揉得够劲，二两一大个，一捏一弹，咬起来真够劲，嘿，我一顿三个！到底是咱北方老乡，知道怎么做馒头！”鲁越像大孩子一般眉飞色舞。

楚汉顿时想起了在D大时鲁越一顿消灭十二只大包子的纪录，微笑了。

他们到了出站口。放置一旁的网篮，已被挤来挤去的人撞散了，七零八碎的东西，散了满地。

“该死，刚才真不该放在这儿。”鲁越咕哝着，手忙脚乱地帮楚汉收拾，又捡起一张从日记本中掉出的照片。

好一个沐浴在朝阳中的少女！